

# 不知何时，列车上没了这种杯子



刘璇(青岛市民)

相信五六十岁以上的读者对这个茶杯能有点印象。在那老式的绿皮车厢里，每两排相对的座位中间设置一个小茶几，茶几上摆放一个茶盘，茶盘里有时放着几个这样的茶杯。这种杯子的最大特点是杯壁很厚抗摔，杯子

无盖——不知是杯盖丢失了还是原本就无盖。

那个年代没有矿泉水，没有密封良好的旅行水壶，旅客想喝水就将着用这个杯子去茶炉接水，伴随着咣当咣当的节奏，嘘嘘地吹着热气，小口啜着，缓解一下长时间低速旅行带来的疲倦。

我手头的这个茶杯，是我十几年前在青岛的地摊上淘来的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这种粗笨笨壮的茶杯在列车上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旅客手中千百种保温、轻便的旅行杯。这个不起眼的变化，也折射出时代的进程。



春节期间在家里翻出了珍藏了二十五六年的老唱片。(刘伟 供图)

## 家里珍藏了大大小小上百张唱片 四十年前有了留声机

刘伟(济南市民)

春节过完期间，我在家里翻出了珍藏了二十五六年的老唱片。记得最初和音乐的接触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，家里买了部留声机，已不是那种老式的了。一个约三十厘米见方的盒子，必须还得外接收音机，才能放出声来。那时没有专门的音响设备，只能连接到台式收音机上，就感到那音乐很美妙了。

这是人生第一次不用被动地听音乐。之前都是听收音机，它播什么你就得听什么。时间、地点、歌曲、音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。那时乡村的田间地头，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电线杆子上的广播喇叭，播放的都是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，还有八个样板戏，把个耳朵都听出了茧。终于有了留声机，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唱片，时间、地点、曲目都可以由自己来决定了，真是难得的享受。

当时买的唱片多是那种塑料薄膜的，有大的有小的，因为价格便宜，一二元一张。大薄膜唱片直径25厘米十寸片，可放十五六分钟。黑胶木的也有，当时也就是五六块钱和十几元的事(进入二十一世纪涨到30元已经很贵了，但近些年唱片价格升到了动辄80元甚至上百元一张)。当时即使几块钱，也因买不起所以买得少。记得我买过胶木片的《花儿与少年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——大大小小买了上百张唱片。什么舒伯特、贝多芬、中外名曲、管弦乐、钢琴、胡琴、二胡、小夜曲、爵士乐、独奏、大合唱，就是那么简陋的设备，也不是家家都能消费的。1985年我结婚时，我们还专门买了台飞利浦音响，既可放唱片又能放录磁带，还外带两个音箱，真是好极了，音箱发出咚咚咚的震耳声，仿佛置身于现场。

录音磁带流行后，比唱片更近了一步，磁带成本低廉，可反复使用，你想听什么都

可以随便翻录，不用隔三岔五地跑到商店去探望有什么新唱片出来了。那时我经常到济南经四纬五路的拐角，中山公园西邻的一家唱片店去购买。于是后来我又买了一大堆空白磁带和少量的原声带，还是因为手头窘迫的缘故，一盒空白磁带二三元，而一盒原声带是它的八九倍。

二十世纪末，CD(激光唱片)VCD光碟取代了普通唱片，它彻底终结了黑胶唱片和卡带。又没过多久MP3随身听出现，它体积小、重量轻，便于随身携带，可收音，可录音，可放音，可以藏身于口袋，方便出行携带。高科技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。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又有一种称之为移动音箱的东西，收音机大小，一小块芯片代替了磁带，光盘，仅指甲盖大小，可录制千首歌曲，好多老人和野外驴友随身携带收听，时代发展得真快。

## 乡下的同学攒零钱赠我年画

四十二年前的两幅春节赠画保存至今

杨建东(微山县退休人员)

那是1973年腊月二十九，我正吃饭，一位高中同学找到我家，递给我两幅画说，同学都回家过年了，他们让我捎给你两幅画。我进屋展开一看，是两幅山水画，画上有同学的毛笔字题名。父母问我给人家赠画了吗？我说没有，父母训我不懂事。

两幅画中，一幅是著名画家应野平的作品，秋冬两景，76×53厘米，1963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发行。画的上款题写“祝建东同学新年愉快”，下款是“洪彬贺 七三年春节”。另一幅是庐山风光，196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，画的上款题写“建东同学新春愉快”，下款是“宗渠敬贺 七三年春节”。庐山风光是连环风光画，不久后我把它裁开贴在画集上。说来话长，当时这类画刚出版时因为有政治背景，“文革”开始，书店奉上级指示将一切“封资修”的书、画统统封存。到了1973年时，



这类没有问题的山水花鸟旧画才可以出售。

我已六旬，怀旧心重，每年春节都把学生时代的春节旧物取出来凝视一番，凝视着马洪彬、李宗渠同学题名的笔迹，我的思绪悠悠飞回42年前的高中时代。那时候，农村生活很艰苦，他们住在乡间，攒几个零钱还没忘给我赠年画，而我住在机关单位却不懂得给同学赠一幅画。每想至此，我就被内疚惭愧的浪头拍打着。

42年春风秋雨过去了，赭黄色的岁月痕迹渲染在画面上，也将凝重悠久的同学情谊深深地刻在画面上。40年来，我上山下乡，参加工作，6次搬家，收藏的旧物都是重点保护，严加管理。我和李宗渠同学还有联系，与马洪彬同学已是四十二载未曾谋面，听说他俩早已从教师岗位退休，住得较近。希望还有机会拿着旧画到乡间找他们重叙四十年前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的同学情谊。

齐鲁晚报

年画  
·  
乡忆

A09

2019年2月23日 星期三  
编辑：任志方 美编：石岩 组版：刘燕



伴我近三十年的日记本  
写下过思念爱恋  
也写下无奈伤心



李欣(潍坊市民)

这个日记本，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姐姐送给我的。那时的我，对这日记本封面上的娃娃喜欢得不得了，没事的时候就捧在手里细细地端详。

后来我在日记本上抄录一些名人名句，再后来离开家乡鲁西北，来到了潍坊。而这个日记本，就一直跟随着我，陪伴着我成长，记录下我对生活的感悟。在日记本的扉页上，我写着这样一句话：平凡是人生最大可能的结局，却是生命最不易做的一种假设！记得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十七岁，正是对生活满怀憧憬的年纪，可是当时却品味了很多不属于那个年纪的辛酸和无奈。尤其是每到春节，我都要一个人提着大包小包，随着拥挤的人流挤火车。虽然已经时隔多年，但每一次回首，眼前总是萦绕着火车站上那些喧嚣的人群和焦灼的眼神。在我的日记本上，我写对家人的思念和爱恋，写我受了委屈之后的无奈和伤心，写我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向往。如今，那些有些稚嫩的文字已微微泛黄，有了岁月的痕迹，可是每每品读，我总感觉恍如昨日重现。